

◎鸳湖闲谈

朱彝尊与《烟雨归耕图》

◎秀州印迹

携李城

■颜剑明

说起吴越争战，不得不说说携李城。《春秋》载，“定公十四年，於越败吴于携李。”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写到“吴世家”时也说，“吴伐越，勾践迎击于携李。”那么携李在哪里呢？相当于现在的什么地方呢？元朝至元年成书的地方志《嘉禾志》说，“携李城在县（指嘉兴）南四十里，高二丈，厚一丈五尺。”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则更明确记载，“府治（仍指嘉兴）西南四十五里，春秋时越败吴于携李，吴王伤指卒于此。”光绪《桐乡县志》除了记载携李外，还记载了其他小地名，“去嘉兴西南四十五里，有古携李城址，即越败吴址也，其地有烽火楼、千人坡，在今千金乡。”千金乡在今桐乡城南百桃、屠甸、南日一带，而这一带特别是百桃至今还是名优特产携李的正宗产地，携李这地名是由李子这一果树来命名的，是先有果树后有地名，因此也可见，桐乡携李的种植历史至少有两千五百年。

果树携李能名垂千载，至今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原因，还借助了吴越争战的一个关键人物——西施。传说西施赴吴途中路过携李城，并吃过携李。传说中最神奇、最美好、最不可思议的地方，当数她摘过、吃过的携李竟然留下了一道淡淡的、清晰的美人爪，经历千年而不褪。美人名果引得后世无数的文人雅士不仅馋涎欲滴，而且还浮想联翩，现在人们所能看到的题咏携李的诗，必联系到这西施留下的爪痕，如“兴亡常事何须问，且向西施觅爪痕”“吴宫花草久荒凉，犹剩西施爪印香”“记得爪痕曾把玩，频劳纤手摘高枝”“爪掐纤痕留耿耿，琼浆吸尽润诗喉”“吴官变诏西施去，只有爪痕今尚留”“纤痕留得夷光掐，更使千秋享盛名”“爪痕依然在，遥遥千百年”，不下数十首，但最有名的还是清初朱彝尊的那一句，“闻说西施曾一掐，至今颗颗爪痕添”。

◎南湖诗情

七律·当湖第一桥

■唯美

惯听风雨洗嚣尘，草色侵阶几问津。一道飞虹生气势，三环映月见端匀。耐经春露秋霜步，且渡南来北往人。过眼浮云消散去，惟余逝水碧粼粼。

顺天携李雅集

■吴卓岚

吴越珍丛问秀洲，泾桥百亩望中收。款行阡陌甜香溢，检点玲珑指印留。品茗竹边多意惬，听琴柳荫足风流。吟诗挥墨凉生处，笑吮琼浆一醉休。

注：秀洲区顺天农场产携李，味鲜美，识者誉为“龙湖真种”。



罗聘摹《烟雨归耕图》（山东博物馆藏）（左）

方薰摹《烟雨归耕图》（顾修《读画斋偶辑》翻刻）（右）

图片由梅晓民提供

耕图：“客游倦也，问几人信我，山林畸士。辛苦平生馀底物，数卷残书而已。垆上春腴，图中秋老，活计无逾此。山堂在眼，行滕打叠归耳。一笑竹垞当年，长杨奏赋，负吾师田水。开国风流难在睹，何事行歌燕市。猎聚田芜，靖阳亭古，耕作吾家事。绿蓑青笠，渊明应说今是。”这幅摹品现藏山西博物院。

不久，张穆好友、东洲居士何绍基看到这幅《烟雨归耕图》后，也亲手仿制了一幅《烟雨归耕图》，同样自题词于图上，“云山好也，止伐薪行汲，尽消穷士。陶令抗怀千载上，但道桑麻而已。马踏长街，蝇钻故纸，巨耐常如此。他年与子，效沮溺耦耕耳。岂料一夕成图，先余乘来，乍苍茫云水。十柏森森君老屋，掩映竹庄牛市。物外烟霞，山中日月，果有无穷事。石洲张四，图中形貌才是。”上述两幅《烟雨归耕图》摹的是哪位画家的作品，现已无人知晓。

以上七幅竹垞先生《烟雨归耕图》，成画的跨度长达一百七十多年，除了戴苍原作及罗聘、沈振名和吴儁的摹像中规中矩外，《读画斋偶辑》里方薰的摹像则活脱脱是一位老农形象。而画幅外的大量题咏不但见证了朱彝尊交友的广度和幅度，更将画像带向一个公众的话语空间，成为清代文人雅士的集体记忆。

则激发不俗之思。由此可见，《烟雨归耕图》在文人群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。可惜的是，《烟雨归耕图》的流传经历已很难考证，据有关文献记载，乾嘉时期的嘉兴人钱楷曾收藏过，后来即下落不明。

嘉庆二年(1797)，扬州画家罗聘在辞京南归之时，应内閣学士翁方纲之嘱，临摹了一幅戴苍的竹垞先生《烟雨归耕图》，可见当年此画的真迹尚在，但不知是谁收藏着。罗聘这幅摹作既是了解原作的重要参照，也是清代文人画家诗画交游的珍贵记录，此画后来被山东博物馆收藏。

嘉庆十四年(1809)，浙江石门(今桐乡)人顾修编《读画斋偶辑》，其中收录了包括《烟雨归耕图》等的十一幅人物摹刻画像。在这幅由桐乡方薰临摹的《烟雨归耕图》里面，附有朱彝尊的《自赞》，“媿有妇子，居有环堵。舍尔征衣，蓑笠是荷。为力虽微，其志则坚。粒食既足，不期逢年。咄哉！斯人谁为徒者，人或知尔百世之下？”媿妇是指送饭到田头的妇女；环堵指贫穷人家简陋的居室，围聚如墙，形容非常拥挤。另外还附有上文所提到的《百字令》词及李良年、陈晋明、钱澄、周笈、纪映钟、高兆、行筏等人所题的诗词。李良年、周笈和行筏均为梅里人，与朱彝尊相交甚密。李良年曾举试“博学鸿儒”科，可惜“未售”；周笈字青士，是布衣诗人；行筏号悬崖，为古南寺牧云禅师弟子。李良年题的《百字令》中有“子定归兴，吾将作伴”句。周笈的题诗是：“笔耕砚税，时既获之。披蓑负耒，抑又何。古人食力，载耘载耜。子真谷口，庶其企而。”行筏的题诗是：“读尽万卷诗书，好是一字不识。披蓑戴笠烟村，蹑履荷鋤未息。不入有莘之野，便向南阳之宅。借问此是阿谁？携李城南朱十。”

据王国维《阅古漫录》叙述，朱彝尊弟子顾仲清曾临摹过戴苍的竹垞先生《烟雨归耕图》，“余见有竹垞弟子顾仲清重摹本，今备录之。嘉庆中，此图归嘉兴李金澜明经，张叔未解元为题三绝句纪其事云，‘先生心思汉阴机，妙画通灵竟已飞。(原注：戴葭涓画本已为宦游者购去)犹有虎头老弟子，鞭黄墓出旧蓑衣。(原注：顾仲清，字成三，号中村，为竹垞太史入室弟子，少颖悟，工诗，书画篆刻靡



不精究。人呼为‘顾蝴蝶’云)此图归李金澜后，同时名人题诗词者亦多。”道光八年(1828)，梅里诗人、学者李遇孙(号金澜)嘱石门画家沈振名(字藕船)按家藏的顾仲清摹本再摹写一幅《烟雨归耕图》，并将竹垞先生《自赞》及周笈题诗勒于两边。其题识为：“康熙壬子，先生嘱戴葭涓写《烟雨归耕》小像，时年四十有四。原图已流落他所，先生弟子顾中村有摹本，并录各家题咏旧藏余家。因嘱沈君藕船摹像于秘阁，以志仰企。笈谷先生赞及先生自赞并勒焉。李遇孙谨识。”另有沈振名落款：“道光戊子四月既望，石门后学沈振名摹。”这幅摹作现藏嘉兴博物馆，可惜的是，这幅画像已经模糊不清。

道光二十八年(1848)二月，江苏江阴画家吴儁为山西平定诗人张穆摹写了一幅《烟雨归耕图》，并依竹垞原韵填了一首《百字令·自题烟雨归

◎文苑艺林

唐贻谷搜补《香树斋诗文集》

贻谷发现木柴中杂有大量书版，得八百余块，再细细一看，都是钱陈群的诗文作品。贻谷立刻想到外公沈铭彝(号竹岑，官候选训导，是位饱学之士)经常念叨的要珍爱乡邦文献的教导，真是欣喜万分。匆匆查阅一下，知存者已得原集的十之八九。于是他同老汉约定，请把剩下的也拿来。到过年时沈老汉如约再次拿来剩余雕版，又得二百五十五块，总共搜集到一千一百零八块，点其散佚者，仅二十二块。贻谷得此宝贝重金酬谢了老人，还备酒菜款待了他。

钱陈群何许人也？钱陈群(1686-1774)，字主敬，号香斋，故居在嘉兴南门莲花桥畔。康熙六十年(1721)进士，后改庶吉士，授编修。雍正时任侍读学士，乾隆初擢右通政使，后迁内閣学士，官刑部侍郎、充经筵讲官、会试副总裁，两典江西试。乾隆十七年(1752)称病辞职回归故

里。在归里前后，他先后辑成《香树斋诗集》《香树斋诗续集》和《香树斋文集》。当时乾隆皇帝多次南巡经过嘉兴，总要会见钱陈群，一同在烟雨楼联句作诗。由于深得乾隆帝的宠信，已经退休的钱陈群仍屡次获得升迁，加尚书衔，进太子太傅，被称为“江浙大老”。晚年他将已刻刊的诗文集择其精要者合辑成《香树斋诗文集》。后因时局动荡，战乱祸及，雕版散佚。这回幸亏唐贻谷慧眼识珠，及时抢救，把《香树斋诗文集》保存了下来。

唐贻谷得到这些雕版后，先将诗文分开，经细心研读，对每块雕版的文字尾首连接起来，再找已刊的有关原著进行对照甄别，校阅后分卷装箱。他还唯恐有误，过了癸亥(1863)三月，带上妻儿渡过长江，到淮安的兄长唐翰题处，将自己初步整理过的诗文稿悉数交给哥哥审阅，并告知获得此集的全过程。唐翰题当场嘉勉

了弟弟“能使乡先哲遗著散而复聚”之功。

1864年，太平军退出嘉兴，唐贻谷辞别兄长回家，遵兄之嘱，将全集重新分装四个箱子，放置在皮架上。此后，唐贻谷四处想方设法，寻找缺失的二十二块雕版，翰题也奔走风尘，每思补刊阙佚，但由于公务繁忙，未能如愿。直至同治八年(1869)，翰题辞去了淮安同知之职，退居在太湖东山公廨抱山楼赋闲时，才唤弟弟一起再仔细地增补和整理了钱陈群的《香树斋诗文集》，订正差错，考证始末，正如训诂学家吴曾祺所云，“一为疏别其异同，而比附其得失。”翰题还为此书撰写了《跋》，在同治九年(1870)付之剞劂，最后将刻成的雕版慷慨地送给了钱陈群的孙子，使钱氏这一重要文献得以流传后世。钱陈群《香树斋诗文集》的失而复得，唐贻谷与唐翰题弟兄俩功莫大矣！

■梅晓民

古代文人都有着一个田园梦想，购几亩良田、筑数间茅屋，忙时耕田，闲时读书，既可养家糊口，又可修身养性。这种半耕半读的田园生活，就连饱经风霜的朱彝尊也不例外。康熙十年(1671)，朱彝尊看到画家戴苍为清初著名散文家魏禧画的《看竹图》后深有感触，便请他也为自己画一幅《归耕图》。

戴苍字葭涓，清初著名画家。朱彝尊在《看竹图记》中说，“宁都魏叔子(魏禧字)与予定交江都，时在辛亥。明年，予将返秀水，钱塘戴苍为画《烟雨归耕图》。”明年即康熙十一年(1672)，当戴苍将绘成的《烟雨归耕图》交付给朱彝尊时，竹垞先生既感到惊喜，又感到自己至今仍功不成名不就，很难有归耕之想，便在图上填了一首《百字令·自题画像》词，“菰芦深处，叹斯人枯槁，岂非穷士。剩有虚名身后策，小技文章而已。四十无闻，一丘欲卧，漂泊今如此。田园何在，白头乱发垂耳。空自南走羊城，西穷雁塞，更东浮淄水。一刺怀中磨灭尽，回首风尘燕市。草屨捞虾，短衣射虎，足了平生事。滔滔天下，不知知己谁是。”这首词的大概意思是，在菰草芦苇蔓生的地方，茕茕孑立着一位穷困潦倒、萎靡不振的读书人。他虽已到不惑之年，却仍四处奔波，漂泊无依，陪伴自己的只有徒有虚名、雕虫小技般的文章。好想回到家乡梅里，过着穿草鞋捞小虾、着短衣打野兽的安逸生活。可是茫茫人海，有谁能成为我的知己呢？从内容而言，朱彝尊在词中回首自己四十年岁月的同时，伤感和迷惘地表达了自己归隐田园的一种生活向往心态，正所谓“一生心事此图间”(钱澄之《题錫鬯荷锄小影》)，读来让人动容。

戴苍的《烟雨归耕图》和朱彝尊的这首词道出了普天下读书人的心声，也成了文人雅士的精神寄托和笔墨盛事。据梅里文人李富孙《鹤征录》记载，乾隆进士、海盐人朱笠亭曾对他说，听说海内有三图，竹垞先生的《烟雨归耕图》为第一图。另外两幅分别是嘉兴李良年的《灌园图》及宜兴陈维松的《填词图》。就内容而言，戴苍绘的《烟雨归耕图》属抒情写志，文点绘的《武曾灌园图》表达伦理亲谊，释大汕绘的《迦陵先生填词图》

■何志荣

一位普通的诸生，一次偶然的机缘，花了一番苦功，搜补了一部名著，他就是唐贻谷。

唐贻谷(1821-1900)，出生于新丰镇汉塘街第369-373门牌处，时称帆影楼，是唐子玉六世孙，唐允恭第三子，唐翰题的三弟。他少入嘉兴县学，后为国子生。

咸丰庚申年(1860)，太平军进入新丰。由于战火，镇上大户尽数被毁，唐氏全家弟兄六人皆避难到母亲娘家里仁乡东周里，也称东洲里(今新丰镇竹林村)，寄住在母家依竹堂内。其时贻谷的长兄翰题与二兄履正已外出为官，供养慈母的责任由贻谷担当。所以他没有外出谋职，夫妻俩在家过着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。就在1860年的秋天，有位叫沈果的老汉，本是竹林庙人，近年在嘉兴城内为钱氏打工，他从嘉兴城内挑来一担柴笋到贻谷家换取米粮。